

小學鈔

興文社編輯所編

全

255
316

8

興文社編輯所編

小學鈔

全

東京

興文社藏版

例言

一此書為中學漢文課本而纂焉故其擇之也於文之競事之核義之高竊參致其意

一小學一書朱子憂蒙養之弗端而所編也蓋道者人倫而已故斯書之所教亦一在敬身明倫矣苟舊聞之尤資於講習者舉以示之於子弟庶使之日誦其辭踐其事勉焉進而不已也其作人之意可謂厚矣今取斯書摭其古今不異宜者以充生徒之課本聊依之得不空紫陽之意於今日也歟

一書之留評注反為礙目故不敢仍唯其二三揭之欄外

43 1 10

內容

例言

一此書為中學漢文課本而纂焉故其擇之也於文之競事
 之核義之高精參致其意

一小學曰書未主蒙養之弗端而所編也蓋道者人倫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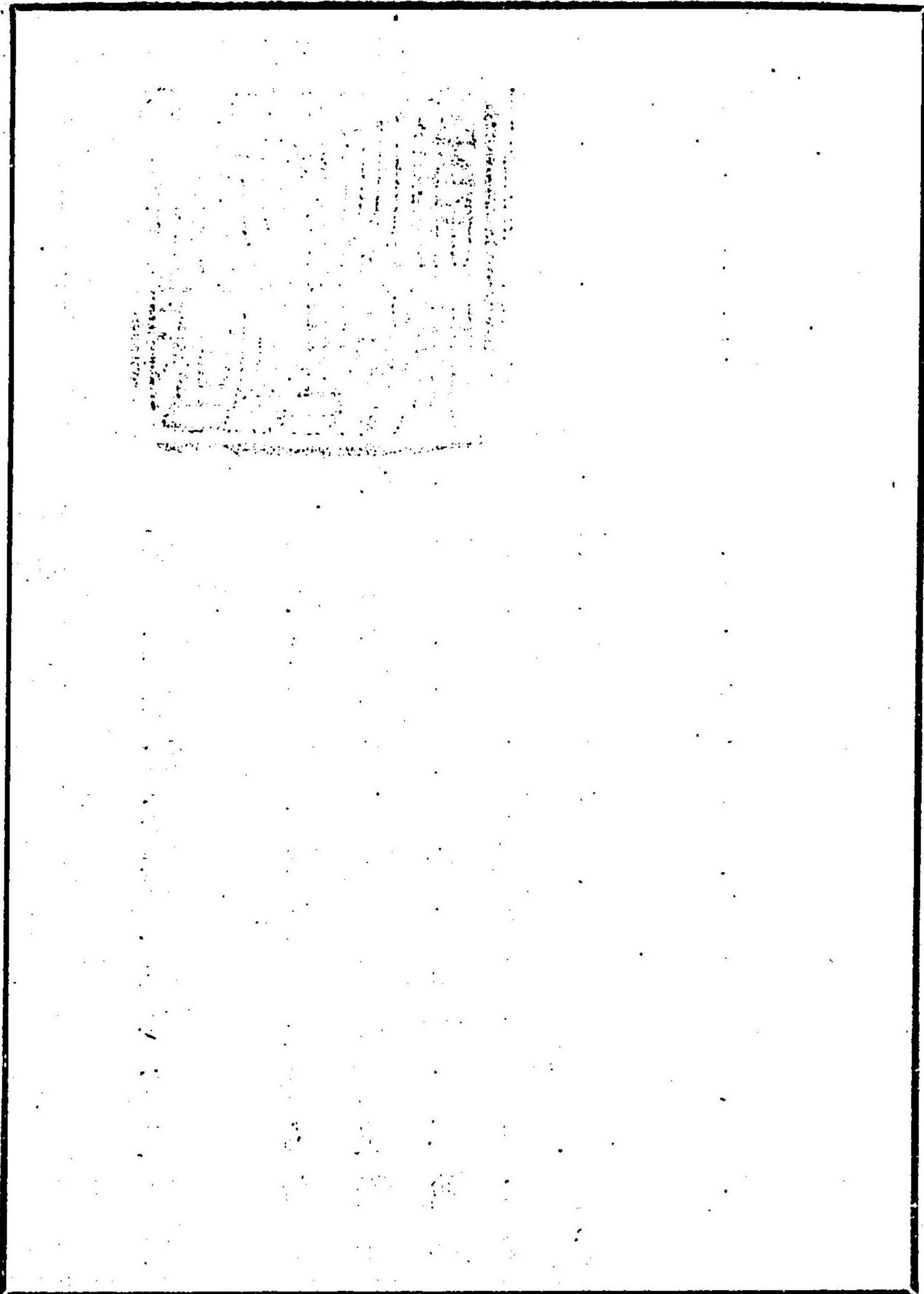
已故斯書之所教亦一在敬身明倫矣苟舊聞之尤資於
 講習者舉以示之於子弟庶使之日誦其辭踐其事勉焉

進而不已也其作人之意可謂厚矣今取斯書摭摭其古
 今不異宜者以充生徒之課本聊依之得不空紫陽之意
 於今日也歟

一書之留評注反為礙目故不敢仍唯其二三揭之欄外

43 1 10

內交



小學鈔

興文社編輯所編



立教第一

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則天明
 遵聖法述此篇俾為師者知所以教而弟子知所以學
 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
 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
 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

曲禮曰：幼子常視，毋誑。立必正方，不傾聽。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弟子職曰：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弟，毋驕恃力。志無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學則。

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明倫 第二

孟子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稽聖經，訂賢傳，述此篇，以訓蒙士。

曲禮曰：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

禮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

孔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內則曰：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者，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侍。加之事，人代之，已雖不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

禮記曰：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癢，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

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

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內則曰：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孰同熟

祭義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
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孔子謂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
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
於事君終於立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然後能保其社稷
而和其民人此諸侯之孝也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
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然後能保其宗廟此
卿大夫之孝也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

事其上然後能守其祭祀此士之孝也用天之道因地之利
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
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孔子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是故不愛
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
禮。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
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
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
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將猶承也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於親、敢不敬乎。孔子曰、君子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

子路問事君。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列女不更二夫。

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

曲禮曰、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

蚤莫早暮也

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

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王制曰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

分頽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孔子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孟子曰責善朋友之道也。

子貢問友孔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

友便佞損矣。

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

可以有挾也。

曲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孔子曰君子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

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故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

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

樂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

曾子曰：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悌，誰爲悌？故孝有不及，悌有不時，其此之謂歟。

說苑曰：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

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

敬身 第三

孔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仰聖模，景賢範，述此篇以訓蒙士。

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
里行乎哉

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
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
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曲禮曰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脩身踐言謂之善行
樂記曰君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

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
行其義

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
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冠義曰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禮
齊顏色順辭令容禮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

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
曲禮曰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

入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
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毋踐履毋踏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

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曲禮曰：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少儀曰：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孟子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

稽古第四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其言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

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撫往行，實前言，述此篇，使讀者有所興起。

孟軻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術。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孟子幼時，問東家殺豬何爲。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聞古有胎教。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豬肉以食之。既長，就學，遂成大儒。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楊子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

謂也。孝子愛日。

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子之至也。

孟子曰：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

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俞得罪，笞常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

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曰：戰戰兢兢，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轡轡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

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爲之報仇，乃詐爲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爲報仇，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讓又漆身爲癩，吞炭爲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爲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爲所欲爲，顧不爲易耶？何乃自苦如此？」讓曰：「委質爲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後又伏於橋下，欲殺襄子。襄子殺之。」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間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之者四十餘國。」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

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孔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孔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獸之家而主猶績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女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王后

親織玄紉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紃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嗣也。

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其將不免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

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內篇終

外篇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歷傳記接見聞述嘉言紀善行爲小學外篇。

嘉言第五

陳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爲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爲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顏子、孟子、亞聖也。學之雖未至，亦可爲賢人。今學者若能知此，則顏孟之事，我亦可學。言溫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過而能悔，又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

學矣。知埋鬻之戲，不如俎豆，念慈母之教，至於三遷，自幼至老，不厭不改，終始一意，則我之不動心，亦可以如孟子矣。若夫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語及顏孟，則不敢當也。其心必曰：我爲孩童，豈敢學顏孟哉？此人不可以語上矣。先生長者，見其卑下，豈肯與之語哉？先生長者，不肯與之語，則其所與語，皆下等人也。言不忠信，下等人也。行不篤敬，下等人也。過而不知悔，下等人也。悔而不知改，下等人也。聞下等之語，爲下等之事，譬如坐於房舍之中，四面皆墻壁也。雖欲開明，不可得矣。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趾，還書誡之。

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漢昭烈將終，敕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柳玘嘗著書戒其子弟曰：夫壞名災已辱先喪家，其失尤大。

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懵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悅之。唯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所養何殊。其四。崇好優遊。耽嗜麴蘖。以銜杯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羣猜。鮮有存者。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

范魯公質爲宰相。從子杲嘗求奏遷秩。質作詩曉之。其略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己。相鼠與茅鴟。宜鑑詩人刺。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尙清議。南朝稱八達。千古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爲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厄從此始。是非毀譽閒。適足爲身累。舉世重交游。擬結金蘭契。忿怨容易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心。汪汪

淡如水。舉世好承奉，昂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爲翫戲。所以古人疾遽際，與戚施舉世重。游俠俗呼爲氣義，爲人赴急難。往往陷囚繫，所以馬援書殷勤戒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爲識者鄙。我本羈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不充，戚戚懷憂畏。深淵與薄冰，踏之惟恐墜。爾曹當閱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斂蹤跡，縮首避名勢。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速走多顛躓。灼灼園中花，草發還先萎。遲遲湖畔松，鬱鬱含晚翠。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爲耳。

康節邵先生誠子孫曰：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讎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爲吉人乎？欲爲凶人乎？

節孝徐先生訓學者曰諸君欲爲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諸君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未之有也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小人未之有也

胡文定公與子書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立心以忠信不欺爲主本行己以端莊清慎見操執臨事以明敏果斷辨是非又謹三尺攷求立法之意而操縱之斯可爲政不在人後矣汝勉之哉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爲切要從古聖賢自

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

右廣立教

司馬溫公曰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已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

橫渠先生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若無害理必姑順之若親之故舊所喜當

極力招致賓客之奉，當極力營辦，務以悅親爲事，不可計家之有無。然又須使之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

羅仲素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呂氏童蒙訓曰：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

童蒙訓曰：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

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

伊川先生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

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仇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橫渠先生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

伊川先生曰。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爲主也。

橫渠先生曰。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

范文正公爲參知政事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疎。則飢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何顏入家。

廟乎。於是恩例俸賜常均於族人，并置義田宅云。

右廣明倫

董仲舒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

濂溪周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之語。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

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件，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爲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

賢地位也。

胡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爲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常愛諸葛孔明當漢末，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乃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謂大丈夫矣。

胡子曰、今之儒者、移學文藝、于仕進之心、以收其放心、而美其身、則何古人之不可及哉。父兄以文藝、令其子弟、朋友以仕進、相招、往而不返、則心始荒而不治、萬事之成、咸不逮古先矣。

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腴、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

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闕窮卹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敝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恭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強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勵、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淳、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但能言之、不能行之。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耳。又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

呂舍人曰、大抵後生爲學、先須理會所以爲學者何事。一行

一住、一語、一默、須要盡合道理。學業則須是嚴立課程，不可一日放慢。每日須讀一般經書，一般子書，不須多，只要令精熟。須靜室危坐，讀取二三百遍，字字句句，須要分明。又每日須連前三五授，通讀五七十遍，須令成誦，不可一字放過也。史書每日須讀取一卷，或半卷以上，始見功。須是從人授讀，疑難處便質問，求古聖賢用心，竭力從之。夫指引者，師之功也。行有不至，從容規戒者，朋友之任也。決意而往，則須用己力，難仰他人矣。

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惟讀書尋思推究者，爲可畏耳。又云，讀書只怕尋思。蓋義理精深，惟尋思用意，爲可

以得之。鹵莽厭煩者，決無有成之理。

右廣敬身

善行第六

呂榮公名希哲，字原明，申國正獻公之長子。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公適知州事，焦

先生千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少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略降詞色。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

右實立教

薛包好學篤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于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後服喪過哀，既

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廼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

王裒，字偉元，父儀爲魏安東將軍司馬。昭司馬東關之敗，昭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裒痛父非命，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

身而蠶。或有密助之者，裒皆不聽。及司馬氏篡魏，裒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于晉。

汲黯景帝時爲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卽位，召爲主爵都尉，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爲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爲禮。黯見蚡，未嘗拜，揖之。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誼乎？且已在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癒。最後嚴

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初，魏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覺。黑子謀於著作郎高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爲當諱之？」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爲欺罔也。」中書侍郎崔鑿、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姑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入見帝，不以實對。帝怒，殺之。帝使

允授太子經。及崔浩以史事被收，太子謂允曰：「入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見帝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召允問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臣與浩共爲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鄉問皆曰：「浩所爲，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欲丐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不敢迷亂。」帝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他日太子讓允曰：

吾欲爲卿脫死，而卿不從，何邪？允曰：「臣與崔浩實同史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嘆。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

崔玄暉母盧氏嘗誡玄暉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玄馭曰：『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賞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玄暉遵奉教誡，以清謹見稱。

唐鄭義宗妻盧氏略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強盜數十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唯有姑獨在室盧冒白刃往至姑側爲賊捶擊幾死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懼盧氏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隣里有急尙相赴救況在於姑而可委棄乎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

蘇瓊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

王祥弟覽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

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

隋吏部尙書牛弘弟弼好酒而醜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弘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恠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唐英公李勣貴爲僕射其姊病必親爲然火煮粥火焚其鬚姊曰僕妾多矣何爲自苦如此勣曰豈爲無人耶顧今姊年老勣亦老雖欲數爲姊煮粥復可得乎

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

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包孝肅公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呂榮公聞之曰：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矣。古人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蓋觀於此而知之。

陶淵明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疏廣爲太子太傅，上疏乞骸骨，加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歸鄉里。日令家供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尙有幾斤。趣賣以共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信愛者曰：子孫冀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置田宅。老人卽以閒暇時爲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旣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

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

右實明倫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劉寬雖居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悲，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污朝服。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

楊震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懷金十斤以遺震。

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莫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

茅容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鷄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既而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陶侃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莫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後爲荊州刺史，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斂膝危坐。閭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

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疏遠門無
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
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
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
則加鞭朴曰樗蒲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
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
弘達耶。

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皆有文名謂之四傑裴行儉曰士
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
爵祿之器耶楊子沈靜應得令長餘得令終爲幸其後勃溺

南海照隣投穎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令皆如行儉之言。

王文正公發解南省廷試皆爲首冠或戲之曰狀元試三場
一生喫著不盡公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范文正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
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
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
有所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
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

司馬溫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
言者耳。

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劉忠定公見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矚，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

劉公見賓客談論踰時，體無欬側，肩背竦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

徐積仲車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爲本，事母至孝。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

忽厲聲云：「頭容直。」某因自思，不獨頭容，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卒諡節孝先生。

張文節公爲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今公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右實敬身

小學鈔終

明治四十三年一月一日印刷
明治四十三年一月五日發行

小學鈔

定價金貳拾五錢

編輯發行者

興文社編輯所

東京市日本橋區馬喰町二丁目一番地

代表者

鹿島長次郎

東京市日本橋區馬喰町二丁目一番地

興文社印刷所

印刷所



發行所

振替貯金口座
東京一八四四番

興文社

東京市日本橋區馬喰町二丁目一番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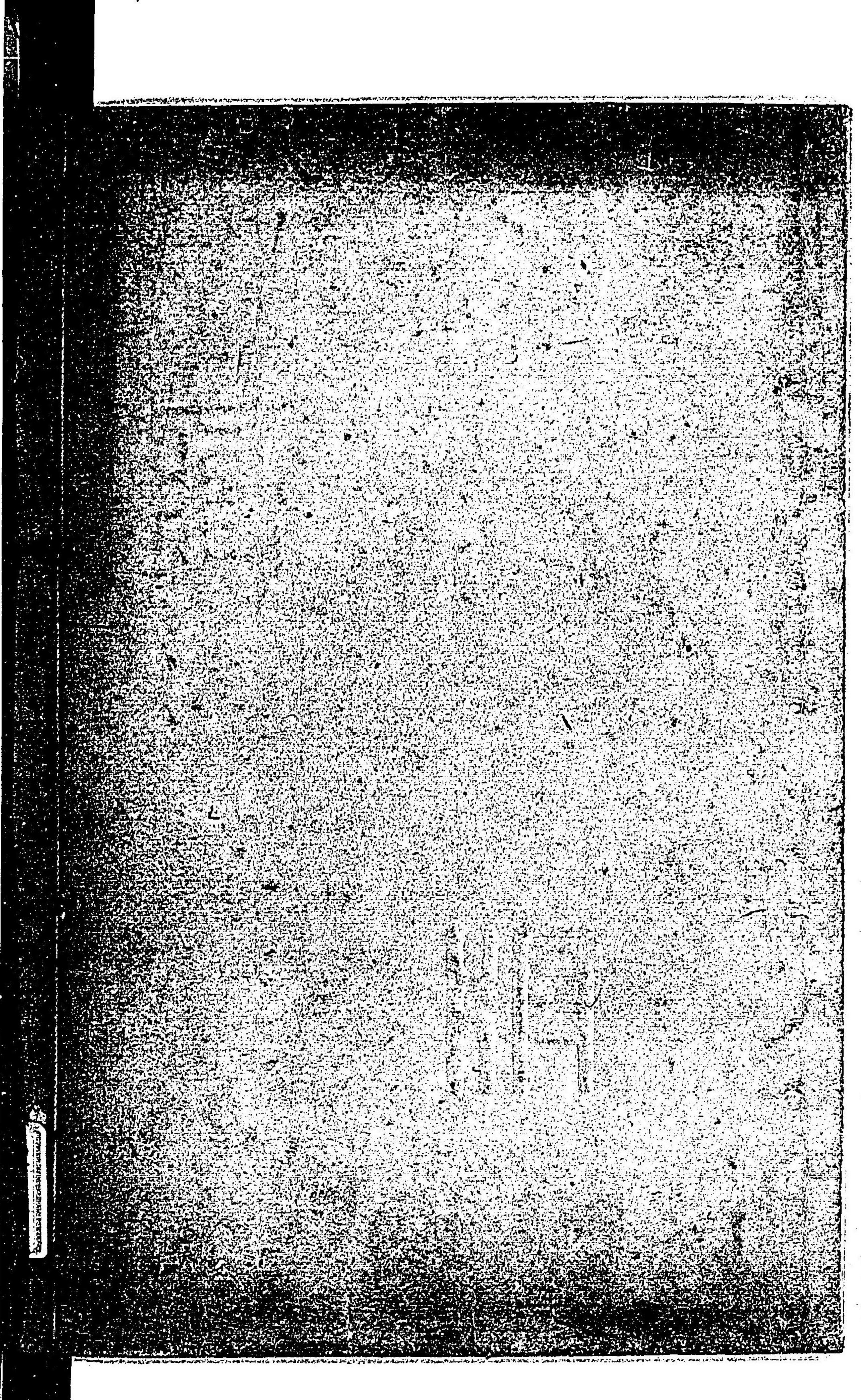
關西大賣捌所

大阪府東區南久寶寺町四丁目

前川善兵衛

255

316



小學鈔

興文社編輯所編

全

255
316

8

201843-000-5

特22-848

小学鈔

興文社

M43.1

EDA-0152

